

收鑑

牧鑑卷之六

訊獄三之五

訊獄刑罰本爲一事以其條件繁夥故析而爲二覽者倂而考焉可也今訊獄之條上七中四十二下一十七共凡六十六條

王制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氾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大小之比以成之

呂刑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又曰明清于單辭
中孚大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周禮小司寇以五聲聽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
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又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吳祐爲膠東相以身率物民有爭訟輒閉閤自責然
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
爭隙省息
倉慈爲燉煌太守屬城獄訟衆猥縣不能決慈躬往

省閱科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
何敞爲汝南太守舉寃獄以春秋義斷之
杜畿爲河東太守民嘗訴訟有相告者畿爲親陳大
義遣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
宋文帝以弟義恭爲荆州刺史戒之曰訊獄虛懷博
盡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而從之美自歸巳不可
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
辛公義爲幷州刺史下車先往獄中露坐驗問十餘
日決遣咸盡還領新訟事皆立決不立文案有須
禁者公義郎宿廳事終不還閤或諫曰公事有程

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寢於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

柳儉爲蓬州刺史訟者庭遣不爲文書約束獄無繫囚

何易于令益昌凡鬬民在庭丁寧曉掯枉直杖楚遣之不以付吏獄三年無囚

杜衍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爲神

歐陽觀爲綿泗二州推官留心於獄嘗夜治官書屢廢而歎妻問之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而不得耳

妻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求而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嘗求其生猶失之死而況求其死也

韓琦守大名勤於聽斷或在疾病亦許通闈而就決臥内或勸其委於僚屬少自便安公曰兩詞在官人之大事或在死生或與或奪至此一言而決吾何敢畧也況可委人乎

明道先生爲令民欲辯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

陳俊卿治郡崇尚風教民有骨肉之訟親以理義反
覆譬之民亦悔悟感激而去
程迥為進賢令聽決獄訟期於明允凡上官所未悉
者必再三抗辯不為苟止
劉珙知隆興府訴訟有久不決者取案牘藏之旬日
輒召會官屬之賢可委者合坐堂上人付一事使
平決之有司供具飲食如常至暮白所與奪大事
則公先閱視默有所處然後參衆論以決焉以故
多得其情無不厭服
陸九淵知荊門軍民有訟者日無早暮皆得造於庭復令

其自持狀以追爲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爲酌情決之多所斷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惟不可訓者始置之法 以上皆言留心訊獄者

高柔遷廷尉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表請捕沒其妻子妻盈稱寃自訟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曰夫少單養母又哀兒女非不顧室家者曰汝夫與人爭怨乎曰無曰汝夫與人交錢財乎曰嘗出錢與焦子文久求不得時子文適以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次曰汝曾舉人錢否對曰無柔察其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無子文懼應對

失次柔曰汝殺賓禮宜早伏子文叩頭具首殺禮
本末埋藏之所掘得尸詔釋妻抵子文罪
胡質爲常山太守東莞盧顯爲人所殺求賊未得質
曰此士無讐而有少妻所以死耳乃集鄰居少年
有李若者見質而色動遂窮詰之乃自伏罪
程戡知虔州民有積年爲仇者一旦諸子私謂其母
曰母老且病恐不更得壽請以母死報讐乃殺其
母置於仇人之門而訴之仇不能自明戡疑之或
謂無疑戡曰殺人自置於門非可疑耶乃親劾治
具見本末

呂公綽知開封府有僧婦夫出外夜盜入斷其腕而去都人喧駭公謂非夫之仇不宜快意如此遣騎詰其夫果獲同僧韓元者具奸狀伏誅王安禮治唐名書僧有許姓名因詰辨之仇得其人同此

劉崇龜鎮南海有富商子泊舟江邊以言挑岸上一妙姫曰昏黃當到宅姫無難色夕果啓扉待少年未至有盜入欲行竊姫不知即就之盜謂見執以刀刺之遺刀而逃少年後至踐其血仆地捫見死者急出解維而去明日其家隨血跡至江岸人云夜有某船徑發去官差人追獲拷掠備至具實吐

之惟不招殺人以刀視之乃屠家物崇龜詭演武集合境庖丁宰殺既集復固已晚留刀於廚明日再至潛以殺人之刀換下一口來早各來請刀獨一屠最後見刀曰此非某刀乃某人之刀耳命擒之則已竄矣於是以死囚代少年侵夜斃於市竄者聞而歸遂擒伏法杖少年以夜入人家罪司馬光辯

張提之狂汪釋民明他僧之冤俱因刀而辨白同此

蔣常為御史衛州店主張逖妻歸寧王衛楊正投店宿夜有人取王衛刀殺逖復納鞘中正等不覺至明店人起正等拔刀血甚狼籍禁正考訊自誣伏

太宗疑之遣常侍推至則總召店人年十五以上者詐爲人數不足放散之惟留一老嫗月晚放出命人密覘之曰老嫗之出當有人與語即潛記姓名果有一人即記之明日復爾其人又至如此者三日並是此人因禁錄獨命與老嫗語者餘並放詰之俱服云與逖妻姦殺逖太宗賜絹二百匹李傑命寡婦歸其館役予使人密跡而伺與語之道士陸雲錄死者之妻無問遣出令人蹟後而伺與語之男子包拯命殺剖舌之牛因來告而得割牛舌之賊皆與此同

張昇知潤州有婦人夫出不歸忽聞菜園井中有死人即往哭曰吾夫也以聞於官公命吏集鄉里驗

是其夫不省皆言井深不可辯公曰衆不能辯而婦獨知爲其夫何耶即送獄訊問乃姦夫殺之婦與其謀

孫長卿知和州民有訴弟爲人所殺察其言不情乃問曰汝戶幾等曰上等曰汝家幾人曰惟一弟與妻子耳長卿曰殺弟者兄也豈將併有其貲乎訊之果伏

歐陽穎知歙州富家有盜啟其藏捕久不獲穎曰勿捕獨召富家二子械付獄劾之即伏吏民初疑不勝楚掠而自誣及出所盜物乃信

閻濟美鎮江南有舟人誠客貨客密隱銀十鋌於貨中舟人覘之乃盜而沉於泊舟之所夜發至鎮所檢點不得遂執舟人而訴公乃問昨宿之所即命武士同往彼岸水中鈎之得篋銀封署不動

張鷟爲河陽尉有客驢韁斷并鞍失之急捕乃夜放驢出而藏其鞍尉令客弗秣驢夜放之驢尋向餵飼處去乃搜其家於積草中得鞍

歐陽曄知瑞州民有爭舟毆死獄久不決曄出囚飲食之皆還於獄獨留一人留者色動曄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曰吾視食者皆右手汝獨以

左今死者傷右肋此汝殺之明也錢惟濟驗聾承之盜倉以左手知其自所右臂以誣人與此同王臻因賊不服於賊素中得故紙知其曾於旁使行賄與此相似○自高柔至此皆主名不立而能推求考探卒能得其人者

袁安值楚王英謀逆事下郡覆考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時迫痛自誣者甚衆安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皆叩頭爭以爲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坐不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得出者四百餘家此與崔仁師議原青州逆黨事相似後向敏中密探脫主而活僧命蓋若水切訪女奴而貸富民用心相同

曹攄補臨淄令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改

適婦守節不移姑愍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爲考鞫婦不勝苦楚乃自誣獄當決值據到知其有冤更加辯究具得情實之此與于公明東海孝婦杜孟嘗明上虞孝婦之冤端相似然于孟二公雖不在手不克白之於生前僅能明之於死後較之據能卒出其死則尤可尚也○自袁安至此皆能不向成案不惑人言不畏刑罪以直無辜者

王罕知潭州有狂婦數訴事出言無章却之則勃罵前守叱逐之罕獨引至前委曲徐問久稍可曉本爲人妻無子夫死妾有子遂逐婦而據家貲妾訴不得直因忿怒發狂罕爲治妾而反其貲婦良愈郡人傳爲神明監司上言治狀勑書褒諭賜絹三

百（此不輕其人不忽其言故能深得下情）

黃霸為潁川守有富家兄弟婦同孕長姒胎傷匿之弟婦生男長姒輒取為已子爭論三年訴於霸霸使人抱兒於庭使娣姒競取之姒持之甚堅弟婦恐有傷而情極悽慘霸乃叱長姒曰汝貪家財欲得此男寧慮有傷乎此事審矣姒乃伏罪（此與薛宣斷爭縑事令各與一半使人密察其恩怨之言而決真偽同然此所謂色聽而薛所謂聲聽也）

許宗裔典劍州有於燈下認賊曉告言折之所收贓惟繰絲紬卷不禁考掠遂誣伏送州因言其物乃是家有與失主互爭即命收兩繰車又問紬卷各

用何物為治心因云用杏核失主言尾子開見杏

核仍以絲繩安於車軏亦與因事合其狂獲霽此與傅琰因賣糖賣針之姥爭團絲令鞭團絲見鐵屑直賣針者對父共爭雞問飼雞之物對一粟一豆令破雞見粟而罪言豆者孫亮索蜜有鼠矢蜜吏黃門兩不承命破矢驗中燥濕矢破中燥而罪黃門于仲文因二民爭認一牛令各驅牛群至放牛觀其所入罪牛不入群之主四事俱同皆即物理之自然者以決所爭之是非也

張舉為句章令有妻殺夫因放火燒舍乃詐稱夫燒死夫之親疑之詣官告妻拒而不承舉取猪二口一殺一活積薪燒之殺者口中無灰活者口中有灰因驗夫口中無灰妻果伏罪此與張見於化而疑勝分表滋乃僞

金實瓮驗米二人能辨以破辟姦民偶許織而要重賂孫寶乃賞微比辨定其所許之數以減其償二事同者卽彼物以明此物而窺見實情者也

明道先生為鄠縣簿民有借兄宅居者發地中得錢兄子訴以為父所藏令以無證佐難決先生問兄子曰爾父藏錢幾年曰四十年彼借居幾何時曰二十年卽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卽徧天下此錢皆爾未借居前所鑄何也其人遂服為晉城令富民張氏子父死有老父至門曰我汝父也來就汝居宜陳其由張驚疑相與詣縣請辯老父曰業醫遠出生子貧不能養

以與張氏某年月日某人抱去某人見之先生曰
歲久矣何說之詳也老父曰書藥法冊後使以冊
進乃曰某年月日某人抱兒與張三翁先生問張
氏子年幾何曰三十六汝父年幾何曰七十六謂
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方四十人已謂之翁乎
老人驚駭服罪此與張楚金驗字由補合知反書之詐而釋裴光張顒察墨浮朱上
辨田契之僞而罪孫延世汪令知染紙可詐故券察真色以定其僞李公知脈氣可以不食以墨鼻
而破其奸強至番積油得濕能致火程琳察夜瑩近灶而起焚李公驗櫸柳可詐傷痕云蹂知野葛
能碩生命事發而理同告能致詰乎所待以爭之本而決其眞僞者雖以用心之到亦以世故之熟
也

杜亞鎮維揚有富民父亡奉繼母不以道因上壽母便子爵子疑有毒覆於地地墳乃謂母以酖殺人訴於府公曰酒從何來曰長婦執爵而致公曰爾婦執爵毒由婦起豈可誣母分開鞫之蓋子婦同謀害母遂皆伏法此與妻託醫疾令夫殺鄰大故留餘肉族鄰訟大裴均知妻有他謀故屬夫於禍而罪妻及外情者同皆能洞見本謀反坐刑罪

何武為沛郡太守富民一子數歲失母有一女不賢父病將革呼族人為遺書令悉以財屬女但以一劍遺子云年十五付之後又不時授兒乃訟之武省其書曰女性强梁胥復貪鄙畏害其兒且俾與

女實寄之耳夫劍者所以斷決限年十五者度其智力足以自居或聞州縣得以申理其用慮深遠如是乃悉奪財還子此與張詠判富民將死遺書分財壻與十七子與十三子長致訟壻持書請如約乃命三與壻七與子事同皆能深體父子相傳之本情不泥權宜一時之故約者

趙抃爲武安推官有僞造印者吏白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一府皆服此與馬宗元訴父守辜所毆死在限外四刻郡守爲原父死皆非雖合律考時宜審者

殷仲堪爲荊州牧有桂陽人黄欽生二親久沒詐服

衰麻言迎父喪府曹擬依律棄市仲堪曰原此以二親生存而橫言死沒事情悖逆固當棄市今欽生父母已沒此特妄誕耳此與子盜家母柩還耕父塚蘇案原其至情不以代塚論子殺父之繼母漢武以其恩絕不以大逆誅晉殺妻之父母兄弟刑曹駁其義絕不以妻弃罪事頗同蓋事與今於律條而情則各有輕重

戴胄為大理少卿時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閤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察罪死無忌當贖胄曰校尉無忌罪均臣子於君父不得稱誤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詔復議無忌與校尉俱得免死此二人同罪不可以貴賤異刑者○白道拄至此諸公皆能推仁術於鞠訊之下明至星

於利術之間右州心之精到者

韓億知洋州有大校李申以財豪於鄉迫嫁其嫂誣其子為異姓賂里嫗之貌類者認為己子以專其貲嫂歷訴于官申輒賂吏使掠服之積十餘年公至又出訴公視舊案未曾引乳醫為證一日盡召其黨以乳醫示之衆乃無辭子母復歸如初此與劉沆引鄰證田恭從事引作作證死事同皆善求證作皆

孫甫為華州推官州倉粟惡吏當賠錢數百萬轉運使李紘以屬甫甫乃命取斗粟舂之可棄者十纔一二又試之亦然吏遂弛繫所賠錢數十萬而已

蘇因薦甫此能求詳於錢穀之分數夫錢穀之微者當知此意

昷按史傳所載善於訊讞之人不可枚舉姑撥切而大者以爲例覩者推而廣焉可也他如令捫鐘而探盜情稱失狀而餂誣跡作匿名書多貼官門以致真盜之出首指衣馬色僞言被殺而致盜毋之自來稱庫被盜招人緝首而得假銀爲質之主枷囚於市使人密聽而得死石市馬之人詐稱捕盜致舅吐寄牛之實佯拔行盜致弟言隱財之情雖卒得其眞然已先以詐固足爲用明決獄之資終

非以誠化俗之道君子或時出一用之要不可
常也故不以入鑑
周子曰刑者民之司命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
正明達而果斷者不能決也
廬陵歐陽氏曰吾昔官夷陵暇取架閣陳年文案反
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爲有以枉
爲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當時仰天誓
心自爾遇事不敢忽
朱子曰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
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奸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

因其所犯考其實情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若
從薄者固不是只云我要從厚則此病所繫亦不
輕
又曰書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
免無罪者不濫刑也罪疑從輕功疑從重所謂疑
者非法令之能決則罪從輕功從重惟此一條爲
然耳非謂凡罪皆可從輕凡功皆可從重也
又曰無根之訟多須與他研窮道理分辯是非曲直
自然訟少若厭其多而不與分別愈見多事
又與門人論婦告離其夫了訟父與繼母不恤前妻

之子洎母與繼父恣意破蕩家業者曰這般事都
就一遏看不得曲折不得不根究
南軒張氏曰治獄所以多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吏
與利爲市固所不論而或矜智巧以爲聰明持姑
息以惠奸惡上則視大官之趣向而輕重其手下
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一以
威怵之不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是不得其平
者抑多矣無是數者之患鄭法麗於事而深存哀
矜勿喜之意其庶矣乎在上者又當端其一心勿
以喜怒好惡一毫先之聽獄之成而審度其中隱

於吾心竭忠愛之誠明教化之端以期無訟爲本則非惟可以臻政平訟理之效而收輯人心感召和氣其於邦本所助豈淺也哉

西山真氏曰獄者民之大命豈可小有私曲

又曰告訐乃敗俗亂化之原一有所犯自當痛懲何可勾引令官司有受人實對與出榜召人告首陰私罪犯皆係非法

曾齋許氏曰推勘公事已得大情適當其法不旁求深入是亦利人之一端也彼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爲心謂之陰德余曰不然稷正奉公疾惡舉

善人臣之道也苟惡者當害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反害之顯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於神明顧何陰德之有焉

太原劉氏曰珥筆健訟之徒官司當取貫跡姓名如遇訴訟到官少有無理比之常人稍加懲治若有卑幼訴尊長奴婢告主人自非謀反大逆之事不得受理宜加懲戒此厚風俗之一端也

又曰刑獄之事暧昧未明情態千變苟不以至公無私之心詳察其間差之毫釐人命死生繫焉公以議獄尚有不周如或畏權勢而變亂是非徇親故

而交通賄賂好惡喜怒私意一萌斷無平允明白
官刑陰遭譴責不可不慎
又曰江南珥筆之俗最為不法有一等豪猾積戶罷
吏鄉老把柄官府鄉曲少有忤巳者使人飾詞陳
訴及兩訟在庭辯口利舌其被誣者往往愚懦訥
不能言或引人彊證是非顛倒不可不詳切須受
狀之時再三引審先責誣告反坐之狀然後施行
其間或有懦善之民含寃赴訴畏怕官司不能盡
情者宜溫言詢問庶得真情若事不干巳而訴者
屛絶不受如此自然訟簡

又曰訟者原競本一二人初入詞類扳競人兄弟父子親鄰動輒數十人甚至及其妻女以牽連凌辱之若官不詳究點繫開一二人而追問一付吏手視爲奇貨必據狀悉追無一人得免走卒執判在手引帶恐少嚇取無已未至官府其家已破故必量事之急緩如殺人刼盜必須差人掩捕餘如婚田鬬毆錢穀交關之訟止令告人自齎判狀信牌責付鄉都保正勾解庶免民害

齊東張氏曰親族相訟宜徐而不宜亟宜寬而不宜猛徐則或悟其非猛則益滋其惡第下其里中開

諭之斯得體矣

又曰獄問初情民之常言也盖獄之初發犯者不暇藻飾問者不暇鍛錬其情必眞而易見威以臨之虛心以詰之十得七八矣少萌姑息則有百倍厥初者

又曰在獄之因吏案雖成猶當詳讞也若酷吏鍛錬而成者雖讞之因不敢異詞須盡辟吏卒和顏易氣開誠心以感之或令忠厚獄卒款曲以其情問之如得其冤立爲辯白不可徒閡吏文也

牧鑑卷之七

刑罰三之六 上十七條中十五條 下四條共三十六條

上

噬嗑大象曰雷電噬嗑先生以明罰勑法

豐大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旅大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舜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大禹謨曰刑期于無刑

又曰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

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康誥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

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
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又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則其義刑義殺勿庸以
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叙惟曰未有遜事
呂刑曰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
罰不服正于五過
又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
又曰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
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又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王制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君陳曰辟以止辟乃辟

周禮司寇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

又司刺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子羔爲衛政刖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閉刖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曰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柰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

吏者樹怨

于定國爲廷尉其決獄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愼之心

虞經爲郡縣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輒流涕隨之

吳祐爲膠東相時安丘男子毋丘長與母俱行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耻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請罪祐問長有妻子乎曰

有妻未有子也卽移安丘送長妻到卽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乃嚙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屬兒以報吳君

史弼爲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惟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迫切州郡髡笞掾史從事坐傳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濟活者千餘人

賈彪爲新息長小民貧困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

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刼殺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
虒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
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北行案驗其罪城南
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養子者千數僉曰此
賈父所長
韓麒麟拜齊州刺史在官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
曰明公杖節方夏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人
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
應之普慶慙懼而止
劉祥道遷司刑太常伯每覆大獄必欷歔累歎决日

爲再不倉

徐有功爲蒲州司法不施敲朴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衆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脩

齊澣調蒲州司法參軍有父子連坐至死者澣曰條落則本枯柰何俱死議貸其父大守不聽固爭卒原

柳公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吏有納賄舞文二人同繫縣令以公綽素持法必殺貪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奸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

曹彬知徐州斷一罪既立案踰年然後杖之人不曉

其首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
其婦為不利而惡之朝夕詬罵使不能自存吾故
緩其事而法亦不敢赦也
王曾留守洛陽屬歲歉里有囷積者饑民黨聚脅取
鄰郡以強盜論死者甚衆公但重笞而釋之遠近
以為法全活甚衆
張詠知杭州歲饑民冒禁販鹽捕獲者數百人詠悉
寬其法官屬執言不可詠曰錢唐十萬家餓殍如
此若擴禁益嚴則聚而為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敢
爾當痛絕之

韓琦知鄆州州捕盜之法以百日為三限限不獲者抵罪盜未必得而被刑者衆公請獲他盜者聽比折除過捕者有免刑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著為天下法

西山真氏曰針芒刺手茨棘傷足舉體凜然謂之痛若刑威之慘百倍於此其可以喜怒施之乎虎豹在前坑穽在後號呼求救惟恐不免獄犴之苦何異於此其可使無罪者坐之乎

又曰獄者生民之大命苟非當坐刑名者自不應收繫為知縣者每每必須躬親庶免枉濫聞諸縣閭

有輕負人於囹圄而付推鞫於吏手者往往寫成草子令其依樣供寫及勒令立批出外索錢稍不聽從輒加箠楚哀號條毒呼天莫聞或因糧減削衣被單少飢凍至於交道或枷具過重不與湯刷頸項為之潰爛或屋瓦踈漏不脩有風雨之侵或牢床打併不時有蟻蝨之苦或坑厠在近無所蔽障有負穢之薰或因病不蚤醫治致其庾死或以輕罪與大辟同牢若此者不可勝數今請知縣以民命為念凡不當送獄公事勿輕收禁推問供責一一親臨飲食居處時時檢察嚴戒吏胥毋使擅

自將驚變亂情節至於大辟死生所關豈容纖毫或至枉濫明有國憲幽有鬼神切宜究心勿或少緩

又曰刑者不獲已而用人之體膚卽己之體膚也何忍以慘酷加之乎今爲吏者好以喜怒用刑甚者或以關節用刑殊不思刑者國之典所以代天糾罪豈官吏逞忿行私者乎

齊東張氏曰獄庭時當一至也不惟有以安衆囚之心亦使司獄卒吏知所儆畏而無飲博喧嘩逸而又獄者亦先事防之之意也倉庫向

財用三之七　上四條中十條下四條共十八條

節彖傳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大學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又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薛宣性靜密有思爲左馮翊所居皆有條教可紀下

至財用筆研皆用設方畧利用而省費

陶侃為荊州刺史時造船木屑竹頭悉令舉掌之或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韋丹為江西觀察使罷八州冗食者收其財初民不知為瓦屋草茨竹椽久燥則戛而焚丹召工教為陶聚財於場度其費為價不取贏利人不能為屋者受材瓦於官免半賦徐取其償逃未復者官為代之貧不能者畀以財身往勸督

韋宙爲永州刺史民貧無牛耕宙爲置社二十家月會錢若干探名得者先市牛以是爲準久之牛不乏

張詠知益州先是城中都兵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廪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數十萬斛度有二歲儲乃奏免陝西糧運

王素知成都先是牙校歲輸酒功錢以供廚傳之費後加豐而不知約故輸者日加困而不勝公爲一切裁約之鐵錢惟行於兩川歲加鑄不止故錢輕

貨重商旅不行公爲罷鑄十年物價以平

龜山先生令瀏陽方官散青苗錢凡酒肆倉店與乎俳優戲劇之罔民財者悉有以禁散錢巳然後復故

葉顒知常州初至郡無旬月儲未一年餘緡錢二十萬或勸獻羨餘公曰羨餘非重徵卽橫歛是民之膏血也以利易賞心實耻之

晦庵先生嘗請于府於崇安立社倉一所請官米六百石以爲本而排年取息二分散歛以時各有明法或遇小歉卽蠲其息之半大饑卽盡蠲之本則

如故其後本米還官之餘息米猶計三千餘石遂定爲久計更不收息石量收耗米三升

石子重尹尤溪初至官即以財匱請借民租君不答但日治稅籍凡民逃絶而田入見户者與鬻産而不能更其籍者皆正之又謹視其出納之際要爲簡易以便民而吏不得以容其奸關市之征亦損其數由是官無苛擾農商得職租以時入財用遂足

龜山楊氏曰民之有財亦須上之人與之愛惜而巧求暗取之雖無鞭朴以强民其所爲有甚於鞭朴

矣

上蔡謝氏曰陜右以鐵錢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計所鑄子不踰母謂之無利遂止伊川先生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少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計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先生曰價平則鹽易洩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價增則反是已而果然

朱子曰某人作縣友人送之曰張直柔在彼每事可詢訪之其人到官忽有旨造戰船召匠計之所費

甚鉅因檍臨行之言亟訪策於張張曰可作一小者計其丈尺廣狹長短卽是推之則大者可見矣遂如其語爲之比成推筭比前所費減十之三四諸縣皆重有科歛獨是邑不擾

魯齋許氏曰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

市價三之八 上三條中十條下一條共十四條

周禮司市掌市之治教刑政量度禁令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

成而與其價然後令市凡天患禁貴價者使有恆價四時之珎異亦如之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

李悝爲魏文侯作平糴法必謹視上中下熟上熟則上之人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藏中饑則發中熟之所藏大饑則發大熟之所藏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至貴而民自足

第五倫爲京兆主簿領長安市正權衡斗斛市無阿枉

耿壽昌爲大司農中丞奏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减其價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倉

趙哫刺冀州市多奸詐爲銅斗鐵尺置於市百姓便之

裴耀卿爲長安令舊有配戸和市法人厭苦耀卿一切責豪門坐賈預給以直絶僥欺之弊

盧坦爲宣歙觀察使歲饑穀價日增或請抑之坦曰

宣歙穀少仰食四方價賤則商船不來益困矣旣而米斗二百商旅輻輳民頼以生

張詠知益州以州地狹民游手者衆稍遇水旱則艱食時斗米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折米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原估糴之奏爲永制今七十餘年雖有災饉米不甚貴而益民無餒色者

趙抃知越州兩浙蝗旱米價踴貴諸州皆禁公獨牓通衢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飢者

文彥博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處減價糶賣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米價遂減又知永昌軍時有言乞廢陜西鐵錢者朝廷雖不從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為之亂而閉肆或請禁之公曰如此是愈使惑擾也出其家縑帛數百疋召絲絹行人納鐵錢賣之於是人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

明道先生為晉城令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為民患雖至賤之物官取之則價翔踴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度常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

室不失倍息而鄉官所費者十省七八又常權物價使不至甚貴甚賤

下

西山眞氏曰物同則價同豈有公私今州縣凡官司數買視市直每減十之二三或不即還甚至白著民戶何以堪此

祠祀三之九 上八條中六條下五條共十九條

上

祭統曰凡治人之道莫極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惟賢者能盡祭之義

又曰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

致其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耆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論語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曲禮曰祭祀不言凶

穀梁傳曰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脩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也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王制曰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曲禮曰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孔子曰我戰則勝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中

張文宗為建州刺史州尚淫祠不立社稷文宗下教曰春秋二祀本於農今廢不立田畝卒荒或未之

思乎神在於敬可以致福於是始建祀場民悅從
之
狄仁傑巡撫江南吳楚俗多淫祠公一切禁止止留
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
李德裕爲淛西觀察使按屬非經祠者毀千餘區
商承簡爲溆州刺史時儒教廢壞首葺儒宮備俎豆
歲時行禮
程迥爲進賢令祠廟非祀典不謁
張敬夫爲守世俗鬼神佛老之說必屏絕之獨於社
稷山川古先聖賢之奉爲兢兢雖法令所無亦以

義也

程子曰敬鬼神者禮也瀆鬼神而求焉斯不智矣

建安胡氏曰立心以忠厚不欺爲主本人能如此然後可以奉祭祀事鬼神而幽明之間兩無所憾若平日所行未免仰愧俯怍乃欲以牲牢酒醴求福于神神豈有降福之理故曰爲惡不可禱神可不畏哉可不戒哉

北溪陳氏曰古人祭祀須是有此實理相關然後三日齋七日戒以聚吾之精神吾之精神既聚則所祭者之精神亦聚必自有來格底道理

齊東張氏曰毁淫祠非燭理明而信道篤者不能非行己端而處心正者不敢

又曰凡有祈禱不必勞衆齋居三日以思己慾民有寃與己有贓與政事有未善與報國之心有未誠與無則如儀行事有必俟追改而後禱焉夫動天地感鬼神非至誠不可纎悉之慝未除則彼此邈然矣

防禦三之十上五條中十四條下八條共二十七條

說命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旣濟大象曰火在水上旣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小過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夬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役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一曰索鬼神十二曰除盜賊

中

廉范遷雲中守匈奴入塞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望見謂漢救兵至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由此不敢復窺雲中

長孫平爲度支尚書見天下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
令民間每秋家出粟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當
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自是州里豐
衍民多賴焉

姚崇爲相山東蝗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議者以
蝗多除不可盡崇曰借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
明皇從之盧懷慎以爲殺蝗多恐傷和氣崇曰奈
何不忍於蝗忍人之飢而死乎使殺蝗有禍崇請
當之請勑使察捕蝗勤惰以聞由是不至大饑

戴冑爲尚書左丞建義倉之策其制自王公以下爰

及黎庶計所墾田畝稅二升粟麥秔稻之屬各依土產所在立倉貯之年穀不登百姓饑饉則開倉賑給

顏眞卿爲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芽蘖眞卿度其必反陽託霖雨增脾濬隍料材壯儲廥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有備

鄭棨補廬州刺史黄巢掠淮南棨移檄請毋犯州境巢笑爲斂兵州獨完歲滿去贏錢千緡藏州庫後他盜至終不犯鄭使君錢

張詠守成都廣武卒劉盱反遂掠懷安軍破漢州又掠邛蜀將趨益公召上官正謂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方銳不可擊敢逼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北至方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正即受教行至方井果遇賊一戰斬盱餘黨悉平

范仲淹領浙西吳中饑公發粟及募民存餉為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佛事太守日出宴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諭諸寺主者曰饑歲工價至賤可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興工又新倉廒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杭州不恤荒政及嬉遊興造傷

耗民力公乃條奏所以宴遊興造皆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荒政之施莫此爲大

曾鞏通判越州歲饑度常平不足仰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群聚有疾疫之虞前期諭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米數視常平倉價稍增以與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倉有餘粟價爲平

范純仁知襄邑時旱久不雨公籍境內舟貫諭之曰民將無食爾等准以所販五穀貯之佛寺候食缺時吾爲糶之所蓄數十萬斛至春諸縣皆飢獨邑

内民不知也
劉安節知宣州至州十月而大水至公分遣其屬吏
舟拯溺而躬督之晝夜不少休所活數千人
吳遵路知通州州蝗旱飛民未飢募富者得錢幾萬
貫遣人航海糴米於蘇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採
薪芻官爲收買以直糴官米至冬大雪又以原價
易薪芻與民
畢仲游知耀州謂郡縣賑濟多後時力愈勞而民不
救故先民之未饑多揭榜示曰郡將賑濟且平糶
若干萬石實張大其數勸諭以毋出境民皆歡然

按堵已而粟漸艱倉乃出粟以賑且平糶以給之官粟盡以民粟繼之鄰境流散殆盡而糴人無逃者

晦菴先生守南康值不雨講求荒政後兩淛饑遣公賑濟即日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公至米舟已輻輳日與寮屬寓公鈎訪民隱至廢寢食分畫既定按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之請于朝詢致仕居官員士人誠實練事為衆所服者縣數人以禮敦請令與州縣當職官公共措置

胡氏曰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之或

發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爲粥溢以救饑濟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脩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

朱子曰自古救荒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饑時理會更有何策

又曰今賑濟之事利七而害三則當冒三分之害而全七分之利然必求全恐倂所謂利者失之矣

又曰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字

休養尤當護之於其終譬如傷寒大病之後方其
始時湯劑砭灸固不可緩而旣愈之後飲食起居
之間所以將護宣節少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
一生尤不可不深畏也

又與陳尉論治盜事曰凡事須仔細體察思量到人
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
事

東萊呂氏曰大抵荒政統而論之先王有預備之政
上也脩李悝之政次也所存蓄積有可均處使之
流通移粟移民又次也咸無焉設糜粥最下也

齊東張氏曰古之有民社者或不幸而值凶荒夭亂之變視其輕重而有術以處之或私貸之分或公廩之發或託之工役或假以山澤或已負蠲征募糶勸糶或聽民收其遺稺或命醫療其疹疾凡可以拯其生者靡微不至蓋古人視民如子天下未有子在難父坐視不救之理也嗚呼今牧民其以古人爲法庶無彼我之間也

又

曰故事蝗生境內必馳聞於上少淹頃刻爲患不輕然長民者亦須相其大小多寡爲害輕重若遽然以聞蒞其土者辟禁族赴供張徵索一境騷然

其害反甚於蝗者其或勢微種稀則當急率衆力於
以圖之不可因細虞以來大難於民也

牧鑑卷之七